

春冰室野乘

李岳瑞 著

【藏书导读】

作者李孟符(1874—1940),陕西咸阳人,名岳瑞,字孟符,号春冰,别号春冰室主、惜诵等。幼承家学,诗文词俱佳。尤熟于清室掌故,濡染之深,非常人可及。该书是作者最负盛名的掌故著作,发表于宣统年间之《国风报》,揭示清代朝野秘闻及文坛轶事,足以开阔眼界,增益知识,释疑解难。全书凡一百四十三则,记事广泛,述事简练,评语精当。

叶景葵合众图书馆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近代中国,有许多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挺身而出,以护惜祖国珍贵文献为职志。抗日战争时期,叶景葵在上海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,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藏书家。

叶景葵,字揆初,号卷盦,别署存晦居士,浙江杭州人,原籍安徽新州。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(1874)七月十八日,卒于1940年10月15日,享年66岁。叶景葵先世即有藏书。其六世祖居张卿子巷,有紫藤花馆藏书,后毁于战乱。其祖父重加修葺,仍为书斋取名紫藤花馆。叶景葵受其熏陶,自小即爱好收藏书籍。叶景葵收藏的图书有二千八百多部,三万余册,其中有唐写本两种,宋元本九种,稿本、抄本六百多种,明刻善本四百余种。

抗日战争期间,为了保存祖国的历史文献,叶景葵发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。该馆筹备处设在上海旧法租界辣斐德路151号,1937年10月迁入蒲石路151号新址。合众图书馆藏书到解放时已达三十多万册,而且藏书质量很高。解放后,该馆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,后来归入到上海图书馆。

它在战火纷飞中保存下来的几十万册精本 ,至今仍在这个图书馆里保存着。

拣魔辨异录

《拣魔辨异录》一书，世宗宪皇帝御制，以辟天童僧法藏宏忍师徒之邪说者也。简端列谕旨一道，计四千一百馀言，略谓佛道以指悟自心为本，利人接物，直达心原。外道魔道，亦具有知见，因误认佛性，谤毁戒行，故谓之魔。朕览密云《悟天隐修语录》，其言句机用，单提向上，直指人心，乃契西来的意，得曹溪正脉。及见密云之徒法藏所言，全迷本性，无知妄语，不但不知佛法本旨，即其本师悟处，全未窥见。其嗣宏忍，复有《五宗救》一书，造孽无穷。今其魔子魔孙，至于不坐香，不结制，甚至饮酒食肉，毁戒破律，唯以吟诗作文，媚悦士大夫。若不翦除，则诸佛法眼，众生慧命，所关非细。朕既深悉禅宗之旨，豫识将来魔孽之深，不他屏斥，魔法何时消灭？著将藏内所有藏、忍语录，并《五宗原》、《五宗救》等书，尽行毁板，僧徒不许私自收藏，有违旨隐匿者，发觉以不敬律论。另将《五宗救》等书，逐条驳正（案即此书）刻入藏内，使后世知其魔异，不起他疑。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，所有徒众，著直省督抚，详细查明，尽削去支派，永不许复入祖庭。果能于他方参学，得正知见，别嗣它宗，方许秉佛。谕到之日，天下祖庭，系法藏子孙开堂者，即撤钟板，不许说法。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，承接方丈。朕但斥除魔外，与常住愿自无涉，与十方参学人更无涉，地方官勿误会朕意。凡常住内一草一

木，不得动摇，参学之徒，不得惊扰，奉行不善，即以违旨论。如伊门下僧徒，固守魔说，不肯心悦诚服者，著来见朕，朕自以佛法，与之较量。如果见过于朕，所论尤高，朕即收回原旨，仍立三峰宗派。如伎俩已穷，负固不服，以世法哀求者，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云云。此旨既出，当时督抚，非皆谙习佛法之人，不知如何遵旨办理。书凡八卷，每条先以小字，低一格录宏忍原书于前，而以大字顶格，书圣制于后，与驳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体例相同。特彼书为儒臣奉敕编纂，此书则一字一句，悉出圣裁耳（按藏忍之书，既入释藏，其人必非国朝人，但未知其生当何代，当质诸精通内学者）。

书中第六卷有一条，涉及儒书，因辨《史记》记孔子事之不可信，恭录于此，以见大圣人读书论世之精识。略云《论语》言孔子在陈绝粮，不言陈发卒徒围孔子也。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厄于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孟子何为有此言哉？盖当时即有陈蔡发兵之说，而孟子辨之，谓陈蔡君臣皆与孔子无交，是以适有绝粮之厄，而非有兵戎之患云尔。历来转以《史记》释《孟子》，而《孟子》之意遂不显。按《史记》所载，吴伐陈，楚救之，军于城父，知孔子在陈蔡间，使人召之。陈蔡之大夫相谓曰：“孔子贤者，其刺讥皆中侯王之疾，恐至楚而发我阴私。”遂相与发卒徒围孔子，绝粮三日。孔子使子贡告于楚，昭王发兵迎孔子，围乃解。此其为子虚乌有无疑。是时陈蔡安敢构怨于楚，且吴伐陈而楚救之，楚迎孔子而陈转围之，陈君臣虽至愚劣，安敢当一大国伐我之时，更得罪救我之大国耶？楚使者与孔子俱，陈其并围之耶，抑解围一角而出之耶？楚王闻之，有不即发兵

迎孔子，而必待子贡之来告耶？从者皆病莫能兴，子贡独能溃围而出耶？此事之必无者也。且所记孔子告子贡颜渊曰：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，吾道非耶，何以至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盍少贬焉？”颜渊曰：“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夫子。”夫颜渊子贡之贤，岂得谬戾至此？君子当患难，省躬克己，则有之矣，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？且道大则于人无所不容，而亦无恶于天下，岂有以道大而转致天下莫能容之事？如果至不容于天下，则必于己实有不韪，天下国家，岂有皆非之理？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夫子？岂圣贤戒慎恐惧之心哉？且孔子于子贡之劝以少贬，则怒而嗤之，于颜渊之言不容何病，则悦而受之，天下有如是好谏之圣人乎？且曰：“回也使尔多财，我为尔宰。”于绝粮三日之时，因一语投机，忽欲为弟子主掌家财，尤可谓无谓之极矣，此又理之所必无者也。然则《史记》之言，好事者为之也。

乾隆宫禁遗事（三则）

乾隆一朝，每岁暮，祀灶于坤甯宫，至中正炕上，设鼓板。皇后先至，上驾继到，坐炕上，自击鼓板，唱《访贤》一曲，执事官鹄立环听。唱毕，送神，上起还宫。六十年中，无岁不然，至嘉庆时始罢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，有同乐园，每岁赐内廷诸臣听剧于此。高庙时每至新岁，特于园中设买卖街，凡古玩估衣，以及酒肆茶炉，无所不备，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，亦备焉。开

店者俱以内监为之。古玩等器，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，于外城各店肆中，采择交入，言明价直，具于册，卖去者给直，存留者归其原物。各大臣入园游览，皆竞相购买，或集酒馆饭肆哺啜，与在外等。肆中走堂傭保，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音宏亮，口齿伶俐者充之。每驾过肆门，则走堂者呼菜，店小二报帐，司帐者核算，众音杂遝，纷然并作。上每顾而解颐，至燕九日始辍。嘉庆四年，高庙上宾，此例遂停。

高宗幼女和孝固伦公主，下嫁和坤子丰绅殷德。未嫁时，主常呼和相为丈人。一日，上携主游买卖街，和时入直，在焉。售估衣者有大红呢夹衣一领，主悦之。上因语主曰：“可向汝丈人索之。”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。主呼和为丈人，未知其故。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状，或因戏为此称耶？

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（二则）

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为孝宪圣皇后万寿，由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，经棚剧场，相属于道。各省供奉，皆穷极工巧，而尤以粤鄂浙三省为最巨丽。粤之翡翠亭，高三丈馀，广可二丈，悉以孔雀尾为之。鄂之黄鹤楼，形制悉仿武昌，唯稍小耳。最奇者，重楼三成，千门万户，不用一土一木，惟以五色玻璃瓦砌成，日光照之，辉映数里。浙之镜湖亭，以大圆镜，径可二丈许，嵌诸藻井之上，而四周以小圆镜数万，鳞砌成墙垣，人入其中，一身可化百亿，真奇观也。当时街衢中，惟听妇女乘舆，官吏士民，皆

愿

骑马往来，不得乘车轿，虑拥挤也。熙来攘往，太和翔治之盛，安得复睹于今日哉？

闻诸故老，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时，福文襄为两广总督，其进奉之物，系小楠木匣一枚。启之，则一小屋，屋内中置屏风，屏风前一几，几上列笔床砚匣数事。有机藏几上，掀之，则一西洋少女，高可尺许，自屏右出，徐徐拂几上尘，注水于砚，出墨磨之。墨即成，又从架上取硃笺一幅，铺之几下，即有一虬髯客，出自屏左，径就几，搦管书“万寿无疆”四字。书成，掷笔，仍返入屏后。女乃从容收去笔砚，仍置原处，始扃其户而退。闻制此者，为院房一吏。制既成，文襄阅之，踌躇曰：“四字如能作‘满汉合璧’，则更佳矣。”吏踞而答曰：“可容归而思之。”既归，即高卧，至夕乃起。起辄以布一匹，紧缠其首，升屋瓦上，坐达旦。如是者三日夜，乃跃然曰：“得之矣。”略增机括数事，于是所书者，居然成满汉文矣。文襄大喜，厚赉之。然其人脑力业已用尽，自此遂不能复记忆一事，平日巧思，皆乌有矣。此事传者未免稍过，然询之内府中人，知当时确有此事，特不如言者之甚耳。孰谓吾国人机巧逊晰种哉？或又云，文襄入都祝嘏，先期以此匣进呈，内监索重贿，文襄靳之。监即正色曰：“机巧之物，非有知识，且为器愈精，则愈易破损。设书至无字，而机关忽滞，戛然中止，孰则执其咎者？”文襄无以难，竟被摈不得进御，此则更传闻之误。盖文襄宠眷之隆，内监决不敢勒索重贿，即有要求，以文襄之豪侈，亦决不吝此戔戔也。

宣宗冲龄神武

嘉庆癸酉林清之变，贼犯大内，宣宗方在智邸，读书上书房。闻变，诸王贝勒皆仓皇奔避，宣宗独亲御鸟枪，连发毙二酋，贼错愕不敢前，禁军入，遂悉就擒。仁庙下诏褒异，加封智勇亲王，遂定金匱缄名之局。人皆仰圣武之布昭，而不知智勇天锡，自髫龄时而已然也。乾隆五十四年，高宗木兰秋猕，宣宗以诸皇孙随扈，时圣龄才八岁。一日至张家湾行宫，上亲率诸王校射，宣宗侍侧，俟诸王射毕，亦御小弓矢，连发，中其二。上大喜，拊其顶曰：“儿能连中三矢，当以黄马褂为赆。”果三中之。即置弓矢，跪上前，上问所欲，不对，亦不起。上大笑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因命侍臣取黄褂衣之。仓卒间不得小者，即以成人之衣被之，乃谢恩起。而裾长拂地，不能行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。御制诗集中，有诗纪其事。

德宗皇帝圣德恭纪（二则）

德宗平生，最恶外洋机巧玩物，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右。后来崇尚西法，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，而绝无喜新厌故之思，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。外间所传，某侍郎每召见，必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，故圣眷最隆者，皆谣诼之蜚语耳。秀水沈淇泉太史卫，甲午殿试前，补行覆试，不记何诗

题，其结联颂圣处，曰：“圣朝崇本务，奇技绌重洋。”阅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，及进呈，上特以硃笔密圈，拔置第一人，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。

政界之变相，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，此后遂如丸石走坂，不及平地不止矣。先是犖金鬻官者，必资望稍近，始敢为之。至是乃驰纲解弢，乳臭之子，汛扫之夫，但有兼金，俨然方面，群小之侧目于先帝，亦至是而愈甚。四川盐茶道玉铭者，都下木商，隶籍内务府，入赏得同知职衔者也。其谢恩召见时，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，对曰，奴才向在○○（二字为木厂字号，记者忘之矣。上不解，又问之。则曰：“皇上不知○○乎？○○者，西城第一大木厂也，奴才向充管事上。”晒曰：“然则木厂掌柜耳，木厂生意甚好，何忽弃而作官？”对曰：“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，比木厂更多数倍耳。”上是时已怒甚，然犹隐忍未发，复问：“尔能国语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“能书汉文乎？”囁嚅良久，始对曰：“能。”上乃以纸笔掷地，令一太监引之出，于乾清宫阶上，默写履历。待之良久，始复命缴卷，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，字大如茶杯，而脱落颠倒，不可辨识。甚者即玉铭两字，亦复错讹，不能成书。上始震怒，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，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。张元普者，浙中老进士，官谏院多年，贫甚，京察已数届，望一知府不可得，一旦获此，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。玉铭既失官，复归木厂。承办醇贤亲王祠庙大工，以乾没巨款，并勾通醇邸内监，盗邸中物，售诸西人使馆，事觉，诏提督衙门逮捕。乃披剃为僧，遁入西山佛寺。先是有鲁伯阳者，亦以夤缘得官苏松太道。既抵江南，刘忠诚方督两江，知其由来，固靳之，终不令到任。数

月后，竟藉事劾去之，奉旨开缺。闻鲁于此缺，先后运动费，耗去七十馀万，竟未得一日履新任，因愤而入山，著道士服，不复出矣。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，戏谓之一僧一道也。

德宗外交之大度

光绪乙未，朝鲜既称帝号改元，明年遣使来聘，用敌国礼。廷议朝鲜吾旧藩，今夜郎自大如此，不如绝之。上曰：“我不能有而附于日，日既左右之，立国建元，称帝号矣，固然然邻国也，此与东西诸国，宁有少殊乎？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，奈何独拒朝使？”遂令其觐见，而报以国书如常礼。上之豁达大度，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。戊戌夏，联日议起，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。故事缺道员出使，皆以四品京堂候补。黄时官长宝道，独以三品卿用，盖重其事也。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，依故事拟草上，上阅之，殊不惬意。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，御笔亲加“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”九字。中间词意，亦多所改定。书成，命王文勤及张樵野侍郎，奉诣日使馆。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，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。盖文忠仇日甚，不愿联日，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，故上怒遂不解也。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（文雄汉学最深，其觐见颂词，自称独用外臣两字，文略仿《春秋》，辞令颇渊雅）。

历书异闻

内廷进御之时宪书，与外间颁行者，其款式绝不相同。用白宣纸印朱丝阑，楷书缮写，一页仅十日，积三页乃成一月。每日所有宜忌各事，皆属国家大政，庆赏刑威朝会游幸之属。姚伯昂先生《竹叶亭杂记》，尝载其一条：高宗内禅后，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。嗣仁宗面谕枢臣，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，其内廷进御，及中外各衙门，与外藩各国颁朔，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，与嘉庆本并行，以彰孝敬之诚。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，至高宗升遐后始已。此见诸圣训及《东华录》诸书者也。

江右某学士，于光绪中叶，在玻璃厂肆一旧书摊上，购得顺治三十年历书一册，亦系内廷进御之本。印写装潢，色色精丽，且钦天监硃印，鲜明如新，决非可以伪为者。遍询故老，竟莫明其故，今此本犹藏学士家中。

明太祖御书墨迹

华阴县东华岳庙，殿后万寿阁，地势绝高，登楼一望，可数百里。阁之后有一小楼，免葵燕麦中，游踪罕至者。楼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书《梦游西岳文》真迹，其文云：“猗，西岳之高也哉！吾梦而往，去山近将百里，忽睹穿雪抵汉，岩崖灿烂而五光。正遥望间，不知其所以，俄而已升峰顶，

略少俯视，见群峦叠嶂，拱护周回，苍松森森，遮岩映谷。朱崖突兀而凌空，其豺狼野鸟，黄猿狡兔，略不见其踪，悄然洁净，荡荡乎峦峰。吾将周游岳顶，忽白雀之来双，萼异香之缭绕，管弦丝竹之声，杂然而来。意试仰观，见河汉之辉辉，星辰已布吾之左右。少时一神蹕言曰：‘慎哉上帝咫尺。’既听斯言，方知西狱之高，柱天之势如此。如是乎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再来瞻天，愈觉神殊气爽，体健身轻。俄闻风生万壑，雷吼诸峰。吾感天之造化，必民获年丰，遂举手加额，豁然而梦觉。呜呼！朝乃作思，夜必多梦，吾梦华山，乐游神境，岂不异哉？”此迹以墨笔书白油板壁上，作行楷书，字大如杯，书法虽不工，而有奇逸之气，信非臣工所能代为。今尚完好如新，而弃置僻室中，华下人无知之者。贵筑杨君寿彤，读书岳庙时，始寻得之。惜地僻，无工摄影术者，传其迹于世。

正音书院

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闽广，教习官音，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。闽中诸州县，从前皆有正音书院，即为士民学习官音之地。雍正六年，钦奉上谕：“凡官员有莅民之责，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，然后可以通达民情，熟悉地方事宜，办理无误。是以古者六书之训，必使谐声会意，娴习言语，皆所以成遵道之风，著同文之盛也。朕每引见大小臣工，凡陈奏履历之时，惟有闽广两省之人，仍系乡音，不可通晓。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，经赴部演礼之后，敷奏对扬，仍有不

可通晓之语。则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读训谕，审断词讼，皆历历清楚，使小民共晓乎？官民上下，言语不通，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，于是添设假借，百病丛生，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。且此两省之人，其言语既不可通晓，不但伊等历任他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身为编氓，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。是上下之情，扞格不通，其为不便实甚。但语言自幼习成，骤难更改，故必徐加训导，庶几历久可通。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，转饬所属府州县，有司教官，遍为传示，多方训导，务使语言明白，使人易通。不得仍前习为乡音，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，可得详明，而出仕地方，民情亦易达矣。”各处正音书院，盖当时遵奏上谕所建，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，日久皆就颓废。惟邵武郡城一所，至嘉道时尚存，然亦改课时文，无有知其建设之意者矣。今朝廷方谋统一全国语言，先朝祖制，自不可数典而忘，故亟著之，以饷今之言宪政者。

福 八

明弘光帝小名福八，宫中妃嫔，尝教鹦鹉呼之，以为谑剧。沈士柱宫词所云“鹦鹉金笼唤御名”者是也。见黄梨洲《思旧录》。

明故太子之异闻

弘光南渡时，王之明一案，卒召亡国之祸，人皆知之，而不知前此北都已有故太子出见之事，钱轶《甲申传信录》载其事颇详，而他书不少概见，爰亟录之。顺治元年十一月，忽有一男子，随一内侍，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，自称故明太子。奎侄铎引与长平公主相见，抱头痛哭。奎饭之，举家行君臣礼。太子言城陷之日，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。潜出至东华门，投豆腐店中，店小儿易予以敝衣，居五日，送至崇文门外一尼庵。留居半月，而内侍来，遂携归其家，藏诸密室。今闻公主在，故来。傍晚哭别而去，数日复至。公主赠一锦袍，密戒云：“慎勿再至。”十九日又至。奎留宿，语之曰：“太子自诡姓刘，为书生，庶可免祸，否即向官府究论。”太子不从，逐之门外，遂以犯夜被擒。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勘其事，讯内侍旧臣，共言此真太子。旧司礼监王德化，亦言其真，百姓观者数千，皆应声呼真太子。是日送入殿中，廷勘之，太子言宫中事，悉无讹。召故锦衣官尝侍卫东宫者十人讯之，十人同声对曰：“真也。”独故晋王执以为非是，遂下太子及常侍内监锦衣十人于狱。凤览上疏力争，略曰：“前太子危地也，何所凯觎而假之？”京师商民，各具疏请释太子。又有宛平民杨时茂者，上疏请将茂身肉剝为泥，骨跣成粉，以赎太子。顺天府民人杨博等，亦疏请留故太子以奉明祀。疏上悉留中，此案遂不知其究竟，然大略可睹矣。此案罕见纪载，即亭林、南雷两先生，亦不知之，

当时秘密，概可想见。

交泰殿大钟（三则）

尝读沈侍郎初《西清笔记》中一则云：“交泰殿大钟，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，东间设刻漏，一座几满，日运水斛许贮其中。乾隆以来，久废不用。西间则大钟所在，高大如之，蹑梯而上，启钥上弦，一月后始再启之，数十年无少差，声远直达乾清门外，犹万历时旧制也。于文襄执政时，每闻钟声，必呼同直者曰：‘表可上弦矣。’今久不闻此声，问之内廷官吏，亦无知者。”

《西清笔记》又云：“内府有一钟，下格有一铜人，长四五寸许，屈一足踞，前承以沙盘。钟鸣时，铜人则一手执管，于盘中划沙，作‘天下太平’四字，钟声寂而书竟矣。闻亦利玛窦初来时所制者。”

记此因忆刘继庄献廷《广阳杂记》云：“江宁孝陵之侧，为灵谷寺，古刹也。其大殿中悬古景阳钟，钟周界为二十有四卦，卦各悬一杵，清浊高下，各自为律，依时递报。久闻者辨为何律，即知己至何时矣。”此则必非西人所作。然使不明声化学者，又何以为之？吾国中数百年前，已有如是绝艺，而竟不获传，并其姓名而不可知，惜哉！又国初，闽中最多绝技，相传有漳州孙细娘之小自鸣钟，高仅一寸，而报时不差分毫。莆中姚朝士之测晷仪器，不拘北极高下，皆可得真晷刻。而其器悉不传，并其名亦在若有若无间矣。

明太傅遺事

纳兰太傅明珠，为康熙时权相，卒以贿罢。而生平驭下极严，以故当政柄十余年，而门客家奴，无敢为城狐社鼠之行，其智计亦足多也。太傅既贵，乃广置田产，分命诸奴仆主之，厚加赏赉，使人人充足，而严禁其干预外事。立主家长一人，综理家务，诸奴有不法者，许主家长立毙杖下。即幸免而被逐，亦无他人敢容留者，曰：“伊于明府尚不能存，况他处乎？”故其下爱而畏之，莫敢不奉法者。太傅虽罢黜，而后嗣奕世富豪，为满洲世家冠。至裔孙成安，忤和相坐法，籍没其所度珍玩，有天府所无者。或有以此事证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为演太傅家事者，则误矣。盖成安籍歿时，距太傅执政，已及百年，其时代迥不合也。

徐健庵遺事

唐人通榜之法，士大夫公然行之，不以为疑。自糊名易书之制行，此等事遂不概见。徐健庵尚书贵盛时，其中表杨某者，官翰林。一日，徐屏人语之曰：“欲主顺天乡试乎？”杨唯唯。健庵又曰：“若是则吾有一名单，君入场，当留心物色之。”未几顺天考官诏下，杨果得正主考。方摒挡入闱，健庵使其仆持一缄至，启视，则名单一纸累累数十人，下悉注关节字句，皆当时名士也。杨入闱，悉如其指，榜发，都